

“呼之欲出”的中国语言规划学学科 ——读《中国语言规划三论》

薄守生 赖慧玲

(郑州大学文学院, 河南 郑州, 450001)

摘要：语言规划学是一个新兴学科。本文是读《中国语言规划三论》的读书笔记。我们认为，语言规划学在中国业已形成。

关键词：语言规划学 语言战略研究 学科体系

中图分类号： H005 **文献标识码：** A

2015 年初夏，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宣称，“（得益于）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经验的百年积累……‘语言规划学’呼之欲出”（“序”第3页）。同年秋，李宇明的《中国语言规划三论》（下称“《三论》”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此前，李宇明在2005年出版了《中国语言规划论》，2010年出版了《中国语言规划续论》，每5年一个台阶，逐渐形成了“语言规划学”的学科思想。

李宇明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，曾长期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，对语言规划研究非常熟悉。《三论》“体现学术研究与管理工作的结合，致力于建立学术与管理之间的‘旋转门’”（“序”第2页），著者具有这种出入“旋转门”的独特优势。《三论》中有《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》（第104-120页）一文，该文为“语言规划学”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。当然，《三论》是论文集，不是一部严整的学术专著，该书在系统性方面还略有欠缺，存在着某些“‘碎片化’的思想”（第444页），尚不能构建一个全面的、严密的学科体系。

诚如《三论》“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”（第108页）所言，“语言规划学”确实是一门“功能之学”。通常认为，语言具有“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”、“社会功能”等。“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”在表述上并无任何不妥之处，但是，在语言学中“功能”是一个多义词，容易引发歧义。“语言功能”容易与“功能语言学”、“语法功能”等术语产生错误的联想，那可能会使人们对“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”产生误解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们可以尝试使用“语言公益”的表述，这有点儿类似“公共产品”这样的概念。在表

义上，“公益”也许可以与“功能”相近，它在“语言学”中却可以减少一些误解。

“语言规划学”作为一个学科，重视“应用研究”自不待言，这种“应用研究”就是要关注“语言功能”或曰“语言公益”。“语言规划学”应该首先是一门应用学科，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语言文字行政工作。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实为一种行政工作，但是，很少有人会把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行政联系在一起——这当然与当前的“语言规划学”尚不响亮、影响不大有关系。若要改变人们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，那就需要建设“语言规划学”这个“新”名词，发展“语言规划学”这门新学科。

“语言规划学”还包括“基础研究”的内容，而不仅仅是只有、只要“应用研究”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“语言规划学”是一门“综合研究”。“语言规划学”的“基础研究”部分要首先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：国别语言规划研究和中国语言规划史研究。目前，这两项基础工作都还尚未做完，更没有做好，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几年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。我们也可以定期举办类似“世界语言发展议程”这样的国际活动来促进“语言规划学”学科的发展，例如，每2年或3年举办一次世界语言大会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能够做出相关计划、承诺，想必全球范围内应该也能够做出一个宏观的语言规划。如果有了这样的国际背景的推动，“中国语言规划学”的成立、独立、发展、完善当然也就容易了，这也可以促进、推动“语言规划学”的“基础研究”。

《三论》还提出要“完善语言维护系统”（第256页），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重视。通常情况下，一个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的维护系统主要包括：宪法、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国家规定的教学语言系统、相关新闻传媒示范规范系统、规范化的字典词典、术语规范标准、相关的学术团体学术报刊，等等。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，离不开这些语言维护系统，其中，针对儿童教育的教学语言系统和新闻传媒示范规范系统特别关键。如果离开了这两个系统，即使是再完美的语言规划也很难获得成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语言规划学”与“基础教育”、“新闻传媒”关系紧密，“基础教育”和“新闻传媒”都必须符合“语言规划学”的相关精神。

《三论》指出人们要重视“语文知识”（第361页），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软肋，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急需加强对“语文知识”的学习。通常，人们公认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

地理等都有自己的“学科知识”，然而，“语文知识”却常常被人们忽略、在目前尚不能得到人们的公认。在文学创作领域，“语文知识”的普及情况更不容乐观，句子写不通顺、错别字一大筐的“知名作家”不乏其人。试想，那些语言粗糙的“文学作品”怎么能够为语言提供良好的“语言规范”呢？甚至，那些句子写不通顺、错别字一大筐的“知名作家”还常常对“语文知识”指手画脚，自身不愿学习的人竟然可以自奉为反智主义者。关于“语文知识”，这当是“语言规划学”千里之行开始的“足下”。

若想加强“语文知识”的学习，“语言规划学”学科就要俯下身来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。在此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1950 年代以来的语文教育史。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，我国中学语文教育从 1951 年开始酝酿语言、文学分科教学，到 1958 年停止分科教学试验。受分科教学的影响，为语言教学而产生的《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》对中学语文教育功大于过，该系统的“语法知识”在 1990 年代以前从未缺席语文教育。1997 年由“文学界”发起的“忧思中国语文教育”对以往的语文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自此以后，语法知识、语言知识、语文知识逐渐退出了中学语文教育。近年来，中学语文的“文学教育”发展成了“娱乐化教学”，无视“语文知识”，唯美、奇技淫巧、华而不实。现在，语文教育界应该重新反思中小学语文教育了，语言学家、“语言规划学”再也不能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缺席了。

“语言规划本身就是一门学问”（第 446 页）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属正常。在《三论》的过渡下，《语言规划学》第 1 辑 2015 年底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，《语言战略研究》第 1 期 2016 年初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，学术团队日益壮大，“语言规划学”业已形成。

作者简介:薄守生，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。赖慧玲，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